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豫章文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呂長生

集部四

豫章文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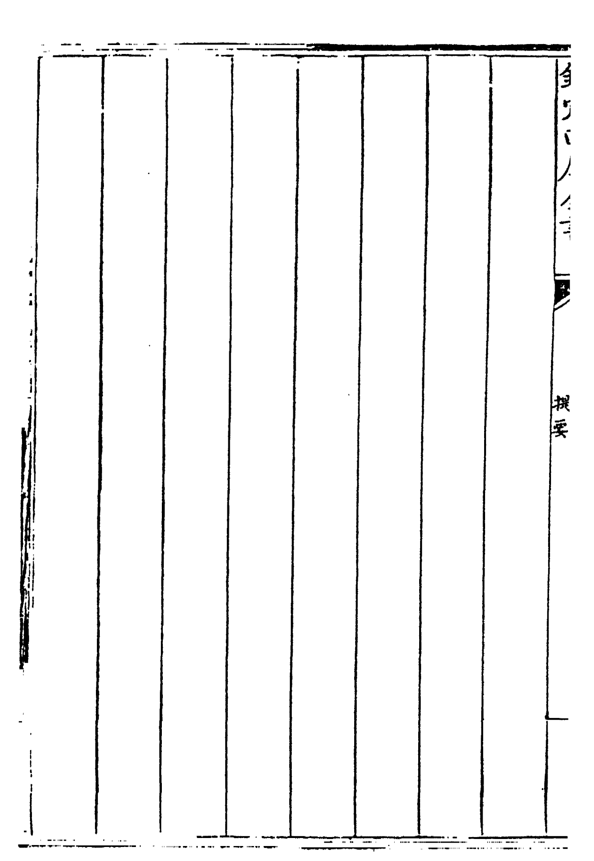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豫章文集十七卷宋羅從彦撰從彦字仲素沙縣人以累舉恩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初卒淳祐間追謚文質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編為至正三年延平進士曹道振所編以宋儒稱從彦為豫章先生因以名

集道振原序稱郡人許源堂刻其遺集五卷近得邑人吳紹宗稿釐為一十三卷附録三卷外集一卷年譜一卷凡一十八卷此本乃明代重刻前有成化八年張泰序後有嘉靖甲寅謝鸞跋凡遵堯録八卷集二程及楊龜山語録一卷雜著二卷詩一卷附録三卷外集一卷以年譜別置於前不入卷數故題為十七卷然第一卷雖列經解之目而其文久

佚有録無書實止十六卷而已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豫章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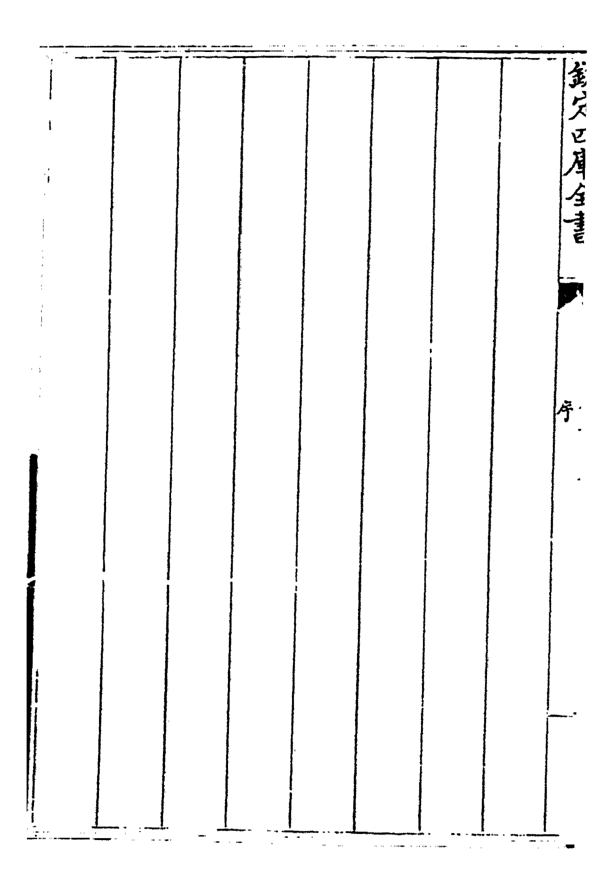
泰嘗讀孟子稱舜大孝章至延平李氏註有曰昔羅仲素語此云祇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徐而思之已知先生立言垂訓之緒餘矣初未嘗獲覩所謂豫章文集也暨筮仕知沙陽明年春二月適今提學憲副豊城游公按節考校之暇手以是集授泰曰是廼豫章羅先生遺文前進士曹道振編次校正梓行于世久矣正統戊辰燬

于兵燹殆盡其幸存者僅見此本亟圖鋟梓以廣其傳可也泰對曰謹受命自是退食之餘披誦累閱月於是益有以知先生淵源之所自蓋先生初受學于龜山之門聞龜山講乾九四爻義曰伊川説得甚善即鬻田褁糧適洛中求教於伊川竟不外龜山之説既而南歸益肆力於聖賢之學晚就特科授博羅縣主簿居羅浮山中静坐三年以觀天地萬物之理超然自得而不滯於言語文字之末故龜山之門從游者衆求其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先生一人而已今觀集録彪分臚列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小而事事物物之故以至於道德性命之奥靡不該悉則是書不可以不傳於世明矣或曰傳其書不若明其道求諸言不若求諸心是固然矣然而聖賢之道具於心聖賢之心形於言不得於言而能得其心者鮮矣不得其心而能得其道者未之有也學者茍能即其書以玩其言則心與道可得而言矣夫六經四書皆道之所存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建極保民孔曾思孟之所以垂

世立教周程張朱之所以著書立言舉不外乎是先生上承伊洛龜山之統下啟延平晦庵之傳斯文一脈萬世是宗而可不因其言以求其心傳其書以明其道也邪是用重鋟諸梓以廣其傳與四方君子共之凡有志者獲覩先生是書口誦心惟而力行焉生乎百世之下而有以傳先生之道於百世之上窮則淑諸人達則善斯世則於風化之萬一庶幾或有小補云成化八年龍集壬辰十二月甲子日賜進士文林郎知沙縣事後學

嶺南張泰拜手謹序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

先生生 按先生行實及羅革題語孟解後皆云先生享年六十四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遺尭錄狀云七十九年孫憤之氣鬱鬱未伸云云咸淳六年庚午馮夢得題先生文稾云余後七十歲而生又公自生髮未燥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以是知先生生於壬子歿於乙卯也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七歲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一十五歲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二十三歲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二十七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三十歲

大觀元年丁亥

政和元年辛卯

先生四十歲

二年壬辰

先生四十一歲始受學于龜山楊先生之門

按龜山年譜是年赴蕭山知縣延平羅仲素來學自公得伊洛之學歸倡東南從游之士肩摩袂屬晚得羅仲素遂語以心傳之秘於是公之正學益顯於世時公年六十

六年丙申

先生四十五歲郡人李侗始受學其門 按延平先生上先生書幸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延平先生殁於隆興元年癸未年七十一以是知是年受學

七年丁酉

先生四十六歲見楊先生于毗陵 按先生春秋指歸序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覩也

重和元年戊戌

先生四十七歲自京師歸鄉按羅澌題龜山中庸義蘖戊戌年五月余與仲素伯思自京師歸鄉又按先生春秋指歸序宣和之初自輦下赴郏鄏疑宣字當作重

宣和元年己亥

先生四十八歲

六年甲辰

先生五十三歲作韋齋記按韋齋記宣和癸卯朱喬年得尤溪尉治一室名曰韋齋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先生五十五歲遵堯録成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先生五十六歲

紹興元年辛亥

先生六十歲

二年壬子

先生六十一歲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

按先生行實及延平志沙陽志皆云晚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胡文定公答先生書亦稱主簿足下惟石公轍誌先生

八月上丁

釋菜事稱惠州博羅縣尉當攷

以郡守周綰之命領袖諸生行釋菜禮 見石公轍誌

五年乙卯

先生歿 按先生行實及沙陽志皆云先生卒于官子孫叙早歿喪不得歸者數年族人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持護以歸至汀州過草冠竊發遂寄殯于郡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愿中始為歸葬于本郡羅源黃茶坑之原然先生族弟革題先生集二程語

孟屏卷後云享年六十有四自廣回卒于汀州武平縣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亦云仲素元于道途又與前說不同未知孰是

寧宗嘉定六年癸酉

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乞賜謚又得先生墓於荊棘之中為修葺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給官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內以六石輸學中為祀事之費餘以給守真者每歲寒食教授率諸生備莊幣祭墓下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

楊棟奏請謚

七年丁未

賜謚文質

豫章文集卷一

宋　羅從彥　撰

經解

詩解

見先生行實及延平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郡庠舊有墨本今不存

春秋解

見先生行實及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郡庠舊有墨本今不存又按延平書院志先生遺書有春秋集說疑即此書也

春秋指歸

春秋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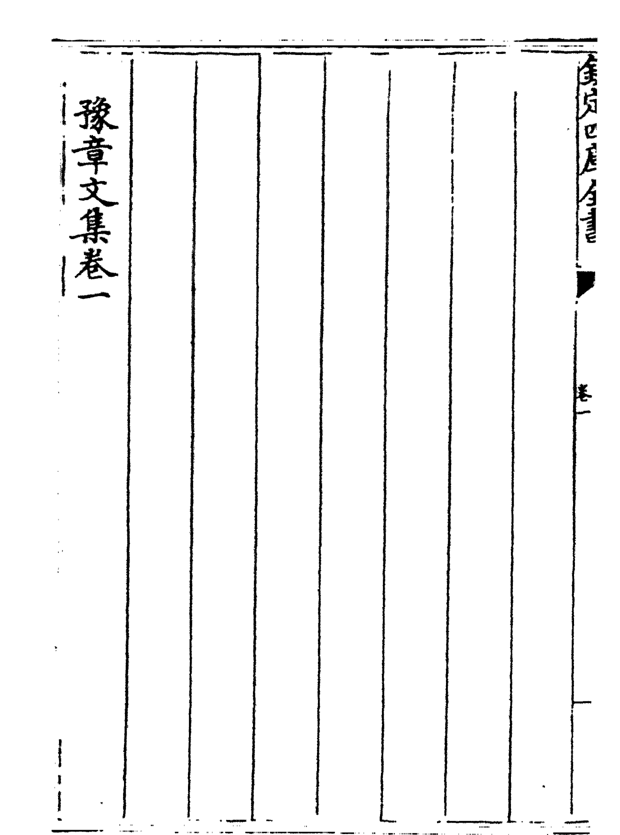
二書見先生行實及延平書院志沙陽志今不存遺藳有春秋指歸序一篇見第十二卷

語孟師說

按先生遺藁有陳默堂跋先生語孟師說一篇又載羅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卷後一篇篇中備舉明道伊川横渠龜山則所集不獨二程之說也此書疑即所謂語孟師說今不存

中庸說

見先生行實今不存



豫章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豫章文集卷二

宋 羅從彥 撰

集錄

遵堯錄序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

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五清宫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邪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

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剗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為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吴兢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聞令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

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襄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於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暌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

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金人賓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採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

遵堯錄一

太祖

國初剗南交廣各僭大號荊湖江表止通貢奉西夏北邊皆未賓伏太祖垂意諸將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

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賛屯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税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許便宜從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遣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夷情狀每

外敵入冦必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
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弔民伐罪平西蜀復
湖湘下嶺表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盖世良由得猛
士以守邊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
太祖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敵與兵二千而已
然以齊州賦斂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
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
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多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

帝召百姓入見便殿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冦者幾曰无也帝曰往時契丹入冦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歳遭刼掠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帝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之富貴也於是百姓感說而去帝使人語漢超曰汝須要

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太祖以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帝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免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帝曰爾誣害我忠良此才可貰死爾賞不可得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

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於是賞以一官

太祖以賀惟忠知易州及捍邊有功遷正使開寶二年又加本州刺史兼易定祈等州都巡檢使惟忠在易州十餘年繕治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乗寒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於北敵

太祖以李謙溥為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幷人不敢犯其境開寶三年移齊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以謙溥為晉隰沿邊巡檢邊民喜之

太祖登寶位日有司捕得契丹二人帝曰汝等皆何人耶曰契丹遣來探事耳帝曰汝探國事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若朕腹中事汝可探乎特赦而遣之二人叩頭感泣而去

太祖建隆初邊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官給其直帝曰安邊示信其若此耶亟命止之還所盜馬自是遼人畏服不敢犯塞

開寶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來聘對崇

德殿其從者十二人皆賜冠帶器幣太祖曰晉漢以來北方強盛蓋由中朝無主晉帝蒙塵否運已極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凉德所致也召見講武殿觀武士習射又燕長春殿

建隆元年太祖遣户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餘萬斛可發以貸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振飢民若歲薦飢無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問倫倫曰國家以廪粟濟

民自合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决於

宸慮帝命發廩貸民

臣從彥釋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
民之所恃以為養者以有食也所恃以為安者以
有兵也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昔孟軻氏以民
為貴貴邦本也故有民而後有食有食而後有兵
自子貢問政孔子所答觀之則先後重輕可知矣

太祖建隆初揚泗飢民多死者沈倫請發軍儲以

貸之此最知本者也况軍儲又出於民乎夫以廪粟振民固有召和氣致豐稔之道然水旱無常萬一歲薦飢無所收取倫之言是為不信也嗚呼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

太祖嘗擇官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詞學之外他無所預多遜曰穆履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無以易穆者遂遣之

太祖命諸將西征以地圖授王全斌等謂之曰西川可取否全斌曰臣仗天威遵廟算尅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曰西川除在天上即不能得若舟車足跡可至以令之兵力到即平爾帝壯其言謂全斌曰汝等果敢如此朕復何憂卿發討日望捷書也所破郡縣止籍其器甲芻糧當為朕傾帑藏賞戰士耳故西師所向人皆效命動有成功若席卷之易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為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

斌等入成都爭取玉帛子女倫獨廉清無欲偽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為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户部侍郎樞密副使

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寧武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下常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為朕立法江南既平還卿節鉞又別出器幣錢貨數萬賜之

趙普秉政時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避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大震駭服帝之偉度

太祖將征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討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

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無對而退

太祖征江南時錢俶遣幕僚黄夷簡入貢召謂之曰汝歸語元帥訓練甲兵江南倔强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戰無惑人言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也及江南平又召兩浙使謂曰俶克毗陵有大功今當暫來

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
執珪幣以見上帝豈食言者乎
嶺南劉鋹性絕巧嘗自結真珠鞍為戲龍之狀以獻太
祖臻於奇妙帝厚賜之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
不亦善乎鋹初在國中多置鴆以毒臣下帝幸講武
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
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
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

飲此酒也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酒自飲别酌以賜鋹鋹慚謝

左飛龍使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太祖召承進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將士驕縱惟務姑息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如所欲給之若是者非一因而召亂蓋威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之故帝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

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性以兹臨御誠為兒戲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茍犯吾法惟有劒耳

太祖收蜀得將士之精者置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直等開寳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帝以御龍直扈從郊祀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乃擊登聞鼓院上訴陳乞帝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焉有例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

廢其班

太祖初定天下掃五代之失日不暇給矣然猶命汪徹定宗廟實儼典禮儀聶崇義正禮器和峴修雅樂攬訪儒術疇咨治道建隆元年太祖幸國子監因詔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兖國公二贊二年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賜之謂侍臣曰令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

國初取士宗伯之司曠而未設但擇名臣有聞望於禁掖臺省者權典之太祖嘗謂近臣曰聞及第舉人呼有司為恩門自稱門生見知舉官輒拜之此甚薄俗非推公取士之道又搢紳間多以所知進士致書主司謂之公薦朕慮誤取虚譽當悉禁之翰林承旨陶穀以子邴及第詣閤門謝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安有登進士第者亟命中書覆試自今貢舉人有父兄食禄者奏名之時别析之

乾德元年詔舊置制舉三科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為師法其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並許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二道若二千字已上取文理優長者登焉

建隆四年將行南郊之禮太祖謂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不絕如綫今天下無事時和年豐務在報神資乎備禮卿等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

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有事南郊先時霖雨彌旬不止至是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垂白之民相謂曰我輩少屬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至相對感泣駕還御五鳳樓大赦有司請正一統太平之號帝曰今河東未平幽薊未復而以一統為號無乃不可乎雖僭位漸已克定若云太平朕所慚也

國初天下貢賦盡入實職庫乾德中所積充羨太祖顧左右曰軍興飢饉須預為之備若臨事厚斂非長計

也當於講武殿後別為内庫以貯金帛

開寶二年秋有司言太倉儲廩止於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仍率民船以資江淮糧運太祖大怒切責計司曰國無九年儲曰不足汝不素為計度而使倉儲垂盡乃使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餽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等何用茍有所闕必爾乎取之三司使楚昭輔皇懼計不知所出乃詣晉邸見太宗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帝許之

太祖在周朝知李昉名及即位任以為相因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一人可謂善人君子者也

王著罷職翰林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由翰林學士遷端明令又官為尚書難於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赴所職儀於是再入

翰林

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連典數郡無治聲

太祖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郢州團練使

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奏事語頗捷給類倡優帝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承業為教坊都知帝曰此雜類安得任清望官葢執政不為國家區别流品所致改授殿直

教坊使有衛得仁者以老求外任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太祖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也豈可效

之耶中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州之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止可於樂部轉遷耳乃授太樂書令

太宗在晋邸時嘗以錢五百千遺中丞劉温叟温叟不敢辭貯於别室明年重午又以角黍遺之使人至見前所送錢扃鐍如故還白其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温叟真廉士也哉亟命輦還審白於太祖太祖曰執廉節鎮澆風温叟有之

太祖聰明英睿善知人下位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自聖知不次拔擢嘗以中牟縣令李鶴為國子監丞延州録事叅軍段從革為賛善大夫定州録事叅軍郭思齊為太子中允河陽節度判官石雄為補闕莱蕪縣令劉琪為拾遺安丘縣尉張邈為將作監丞鄭州防禦判官李摶為監察御史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焉

太祖初有天下欲知外事用隰州刺史史珪察訪珪招

權通姦欲有所欺德州刺史郭貴部下為姦通判大理評事梁夢昇陰持之以是事多違戾貴無如之何貴與珪素善因以其事告珪珪乃記其事於尺牘欲詢便言之一日帝忽言今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乃曰令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懷中尺牘奏之曰祇如德州通判梁夢昇欺蔑刺史幾至於死帝曰非刺史有姦贓乎夢昇真清强吏也因以尺牘授左右曰持此付中書以夢昇為賛善大夫尋出珪于外

乾德中金部郎中段思恭通判眉州會大兵之後亡命結集羣盜蜂起逼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不能禁將以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士觀望無鬬志思恭募先登者旌以厚賞於是諸軍鼓勇力戰羣賊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以擅用官錢請繫獄治罪帝嘉其果幹詔勿劾令知州事

太祖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

瀘州最近蠻獠尤宜綏撫聞知州郭思齊兵馬監押郭重遷等倍斂於民頗為不法恃其地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鞫之茍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乾德四年太祖宴宰相樞密使開封尹兩制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曰下民之愚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堯舜之用心也臣等不勝大幸

開寶初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太祖曰卿等國家舊臣能

悉心藩鎮以惠民為意乎獨王彥超進曰臣素無功能出於遭遇年巳衰朽願歸丘園臣之志也丘園一本作兵柄武行德向拱郭義表彥等爭論疇昔功勲帝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也異日皆罷鎮授以環衛

太祖修大內既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耳

臣從彥釋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

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堯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

太祖嘗盛暑中露卧抵夜左右請避之曰星月之下不可露卧也帝曰常人之情覩星月爛然則生悚畏至於闇室得欺之乎

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内侍王繼

恩進曰陛下退朝畧無笑語與常日不同臣不知其故也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旦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太祖初好弋獵嘗狩於近郊逐走兎馬蹶而墜因以佩刀刺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游非馬之罪也自此不復獵矣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

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相視亦競為之京城翠羽價髙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慚笑後因侍坐與孝章皇后閒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黄金粧肩輿乘以出入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黄金飾之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古語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太祖嘗言天命所屬王者不死周世宗每見將帥容貌

魁壯為士心所附者率多疑忌見人之形氣磊落者多因事誅之而朕日侍其側都不為慮凡帝王固當推心待下豈可以臆度而濫刑誅若夫命數之所鍾亦非人謀之能屏故閑寳之前惟殿前都虞侯張瓊以忤晋邸伏法外未嘗輒誅大臣

陶穀為學士嘗晩召對太祖御便殿坐穀至望見上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終彷徨不進帝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帝已束帶穀遂趨

出

臣從彥辨微曰學士職親地禁非謹重之士有器識文章者不可居其任陶穀不知為如何人其在翰林也太祖御便殿坐召之前却不進卒使天子致禮於詞學之臣束帶以見之此其廉耻有足稱者非特穀也古者君臣之間禮義廉耻而已矣上知有禮而不敢慢其臣而下知廉耻以事其君上下交修則天下不足為也

太祖朝臣僚有功當進官帝不喜其人欲勿進趙普力請之帝怒固不與轉官普爭之曰賞者聖人所以勸善罰者聖人所以懲惡夫爵賞刑罰乃天下之爵賞刑罰也非陛下之爵賞刑罰也陛下豈得自專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普亦隨之帝入宫門普立於宫門不退帝乃寤卒可其奏

臣從彦辨微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賞所以勸功罰所以懲罪天下共之太祖時臣寮中有功當

進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進此蔽於私者也普力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賞罰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貶者然古之善諫者不然優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其聽之也易於反掌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説多行若普者不遇剛明之君能勿觸鱗乎嗚呼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壓其光明也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臣僚中有一人稱有急事請見帝亟出見之及覽奏乃常事耳帝怒曰此何為急事其人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鉞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其人徐跪地取齒置於懐中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解賜以金帛慰勞而遣之

臣從彦辨徵曰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納君於善有翦桐之戲者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

者則即時戒正不敢嘿嘿也太祖於後苑挾弓彈
雀當時臣寮中有以急事請見者豈近是耶及犯
帝怒因以齒之墜也而警以史官使人君動作不
敢非禮莫大之益也
太祖嘗患趙普專政欲聞其過一日召翰林學士竇儀
語及普所為不法且譽儀蚤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
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家召其
諸弟張酒食語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

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因攻普罷之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臣從彦辨微曰趙普才器過人其謀斷足以立事成功若其專政則信必有之以太祖之大度有容而惡其專至召儀等問之則普之所為可知也已

古者進退人臣自有道而宰相者乃輔天子以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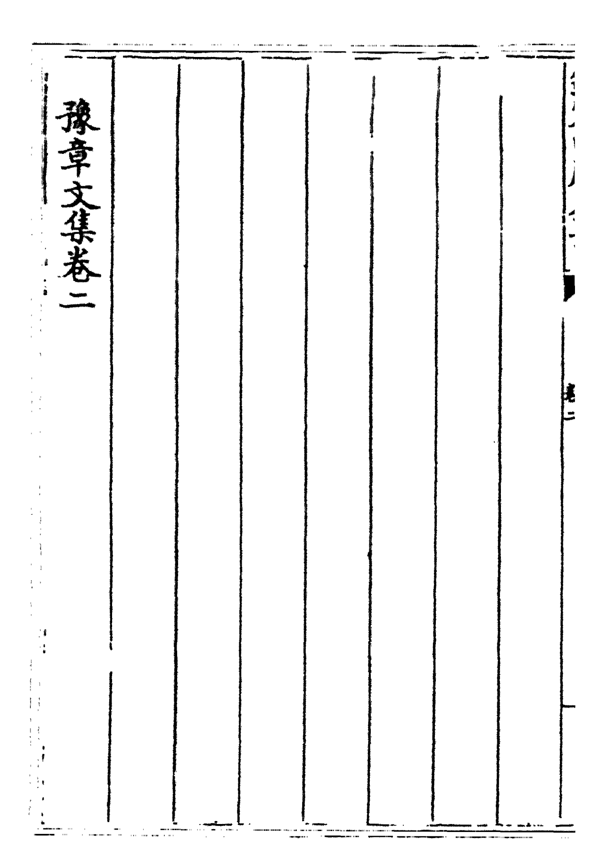
賢退不肖者也不可不謹也普身為宰相使帝不得直道而行徒以勲舊脱禍而多遜代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普則愧之矣

太祖嘗幸華州至龍興觀賜道士蘇澄隱衣一襲銀五百兩絹五百匹澄隱戒行精至性穎悟博涉經史兼通釋典帝問曰師年踰八十而容貌甚少是能養生也宜以其術教朕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若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黄帝享國永年者得此道也帝大悦故有是賜

臣從彦辨微曰賜予雖出於人君之仁要受其賜必有以稱之可也澄隱善養生吐談可喜不肯以其術市恩以誤至尊其論帝王養生則以無為無欲凝神太和言之此羽衣中之最賢者也帝命賜衣一襲足矣至若金帛之賚似未有以處之澄隱不知固辭何耶蓋方外之士與儒者不同辭受取

舍非所以責澄隱也


豫章文集卷二

豫章文集卷三

宋 羅從彦 撰

集錄

遵堯錄二

太宗

太宗初命趙普為相諭之曰朕以卿先帝舊臣功參佐命卿宜悉心以副朕意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

何處軍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其勉之哉他日謂近臣曰趙普事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

雍熙三年太宗謂宰相曰中書樞密院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之於茲卿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大凡常人之理未免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遺之財幣可也公家之事不可曲徇朕亦有親舊若才用無取

未嘗假以名器也

淳化五年夏四月太宗謂呂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任所職甚重欲修唐朝書攷故事以責卿等輔佐之效又念攷第之設亦空言耳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乎

至道元年夏四月擢呂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召端謂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

職卿宜勉之卿歷官日最久今始進擢常以謂任用之晚每奏對同列多出異議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

臣從彥釋曰太宗之命呂端也說者謂宰相之任在乎登進賢才黜遠庸佞而總其綱目萬事自理故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非才之人不可虛授其言是已若太宗者其知所以命相者歟端賢相也帝以其任用之晚且患同列之多異議也因

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
聞非信任之篤遇之專一者其孰能之
端拱中考工員外郎畢士安為冀王府記室參軍有詔
臣寮各獻所為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文可
見矣其行孰優有以士安對帝曰卿言正合朕意命
以本官知制誥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問宰輔求才
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後因覽唐

故事見其多自早位作學士者會蘇易簡薦吴人浚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帝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鷹賦閱之語易簡曰可且令叙遷京秩更徐觀之改光禄寺丞卒

太子中舍王濟方正好言事太宗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擇茍非其人或有寃濫感傷和氣必致天灾宰相曰惟守法不回者可符聖意帝曰王濟數言事必有特操可試之遂令權判寺事

太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為諸州知州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有受其弊者昔後漢秦彭為穎川郡守教化盛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以一郡守尚能有感若帝王崇尚德教豈太平之不可致而和氣之不可召也

淳化五年夏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審官院進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三十餘人御前印

紙歷子朕親書於其前曰勤公潔已奉法除姦惠愛臨民方可書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因謂若水曰所賜戒諭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以求功勞可諭之云除姦之要在守奉法耳

太宗初嘗詔轉運使攷按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未幾復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是歲五月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伾伊闕縣主簿翟嶙鄭州滎澤縣令申廷

溫皆以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

至道中分遣朝臣為諸道轉運司承受公事以察州縣

刑政官吏治迹更次入奏三年供奉官劉文質入奏

察舉兩浙部内官高輔之李易直文仲儒梅旬高禺

廖貽慶姜嶼戚綸等八人有治績並降璽書褒諭

太宗嘗謂宰相曰歷代王者多以求賢為難何代無才

但繫用與不用耳豈必畋遊夢卜乃稱賢哉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

豈能徧識之哉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但擇得一好人為益無限古人云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劒不如得一歐冶茲言有理朕孜孜諮訪只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太平之基然君子小人各有黨類不可不察也帝然之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取士必歷級而升下位之人韜晦才行誠亦有之當勿以此為限成朕急賢之意又

曰人之行實不以位之高下雖卑秩下位不可謂無良士然君子含章守道難進易退不求聞達朕嘗患其不能知也呂蒙正曰迭試可任則能否洞分帝曰若善惡則不可得而知矣曰亦迭試可也苟暫聞其善惡有涉愛憎恐悞任使故須久而察之則賞罰不濫矣帝然之

太平興國中太宗謂宰相曰邇來貢舉混雜乃有道釋之流還俗赴舉此等不能專一其業他日居官必非

康士進士須先通經術遵周孔之教亦有迭相倣傚止習浮淺文章殊非務本之道也當下詔切責之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得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仍作箴賜之勉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三年親試得孫何等面戒之曰汝等苦學登科朕方以文治天下王事之外厲精文翰無墜前功命以儒行篇賜之俾為座右之戒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雖寡薄乘戰爭之後孜孜求理未

嘗不欲加惠於民若杜兼并抑游惰前世難行之道
朕當力行之十數年間家給人足庶可致矣政無巨
細欲速成者必無其效茍以道德化民成俗未可以
歲月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爲天
下者不爲井田則貧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自秦滅
廬井置阡陌經界廢而兼并作漢魏以降民受其弊
久矣朕君臨大寶軫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

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
四海
太宗嘗覽鄭州何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土著之人欲
一一均平選通達物理之官周知人間利害者精於
制置使稍近古自然衣食豐足盜賊自消兵賦可從
而省也彼管㩁之利何所用哉俟五七年間當力行
之此朕之志也寇準曰均田之法隋文尚能興復況
聖代乎

端拱中太宗謂宰相曰燕射之禮廢之已久朕欲恢復古道當令有司講求儀法俟弭兵與卿等行之

至道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求古之制度思欲振復而亡者十有七八古者衣裳冠冕皆有法象所以檢束人之容貌動遵典禮漢魏以來隨時所尚屢經變易近代服色去古逾遠舊制罕存誠可惜也寇凖曰古者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所以節人心而昭禮制也若今所服之鞾乃趙武靈胡服

公私通用之與古之履舄殊矣

太宗初即位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生於亂世寇賊姦宄之日已七八歲當時道路泥濘人民艱苦謂更無好時世孰謂今來萬事粗理常自愧惕近者蕩平寇孽於朕何功蓋上天開悟朕心使之克勝侍臣曰古者天子有道推德於天今之聖諭正合古道

太宗嘗語近臣曰國之上瑞惟在豐年頃來五穀屢登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然而德化未孚天貺若此能無懼乎

雍熙元年夏五月太宗幸城南因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其始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於逸樂不恤士衆自生猜貳覆亡之禍皆自貽也在人上者豈得不以為戒

淳化三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謂至曰嗜好

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秖如近世符彦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彦卿悦可兩人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

至拜舞稱賀

臣從彦釋曰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

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於外則其違道不遠也於是時也苟有臯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時之賢者聞帝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之語拜舞稱賀謂為將順可也然於稷契臯夔之徒則非其倫也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比覯書見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

申東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因趨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𦙍務治國事併國三十九朕未嘗不三復其言深加歎賞自非君臣道合何以至此若君忽而不信雖有直臣將焉用之

臣從彥釋曰保申之能諫楚文王之能從其事見於劉向説苑然文有小異説苑言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簵之𦙍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令王

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及得舟之姬淫朞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於襁褓托於諸侯願變更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臣寧得罪於王也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趨出欲自流乃請罪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實何罪於是殺狗折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九至漢興之初蕭何王陵聞之曰人

君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荊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王孝子忠臣以為法夫保申之事有之與無臣不敢與知也戰國之時容或有之亦必先王顧託之臣與夫慈良之君不忘先世艱難克己從義者乃可行矣太宗提出言之取其大意非特施於一己與子孫也且以示天下後世使知人君納諫之美有至於此也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讀唐書見唐人以公主和番屈辱

之甚未嘗不傷慼令士卒精强固無此事但選擇得人委以邊任不令生事務在息民訓卒練兵觀釁而動可以無患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甚暑令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者根本未固耳根本固則枝葉不足憂今朝廷既治則邊郡何患乎不安

契丹部屬有求内附者太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外憂

必有内患倘無内患必有外憂今所憂特邊事耳皆可預防姦邪無狀若為内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當須謹此

唐置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是時日奉内朝常親旒扆故凡事得以徹辭諷諫唐季權臣專政阻絶諫官不得侍從太宗孜孜求諫渴聞忠言因改拾遺補闕為正言司諫使專掌奏議

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嘗上言請羣官候見宰相朝罷

於政事堂同時接見其樞密使候都堂請見並不得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詔從之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言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令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盡知中外事若令都堂羣臣請見咨事無解衣之暇夫左右大臣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耶令請不得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

之意太宗覽奏嘉歎之即追還前詔令宰相樞密使接見賓客如故仍以泌所上書送史館

太宗嘗修正殿頗施采繪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丹堊深加稱獎賜金紫拜左司諫泌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為詩以憫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為動容久之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

無凝滯若稍間隔豈能盡其道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故凡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帝曰自古帝王未有不任用賢良致宗社延永皆是自己昧於知人不能分別善惡為姦邪蔽惑以至顛覆琪曰前古治亂皆由帝王若帝王聖明臣下得以宣力姦邪之輩自然屏迹

太宗謂呂蒙正等曰凡為君作一惡事簡策所載萬祀不滅使後人覩之以為鑑戒故堯舜為善而衆美歸之桀紂為不善而衆惡萃之可不謹耶大凡有國有家者未有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而君子少小人多何也蒙正曰時有盛衰茍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俟其為惡彰敗則政亦有損古人云小人害事信不虛也賢人若遇暗主晦迹邱園畏小人之用事耳有國有家者尤在辯察小人不可

不早帝深然之
淳化四年開封府雍邱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
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
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顧朕之
視妻子如脫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矣
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女以充其
中為萬代譏議卿固合知之李昉曰臣等家人朔望
朝禁中備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疏賤妄陳狂瞽宜

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加罪

臣從彥辨微曰太宗時内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也武程疏逺小臣妄陳狂瞽帝不罪之以來天下之忠言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絶俗追蹤羲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雎之訓是也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

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超然有塵外意恐後世好高者聞而說之則其失必有自矣非人倫之美也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召三司孔目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言盡知其利弊然不可以口占願條對許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悉令條奏及上帝謂宰相曰李溥等令陳所見亦頗各有所長朕嘗謂陳恕曰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士

人至於錢穀利病此輩自幼枕籍寢處其中必能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豈無資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諮問宰相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

問婢

臣從彥辨微曰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太宗召李溥等閤以計司錢穀之務使陳恕假之顏色引令剖陳恕等終不肯降意下問未必非也呂端以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言之

蓋失之矣

太宗嘗曰清淨致理黄老之深旨也汲黯卧理淮揚宓子賤彈琴治單父蓋得其旨者也朕當力行之吕端曰行黄老之道以致昇平其效甚速吕蒙正曰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亂比來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行清淨之化

臣彦從辨微曰道術不明久矣漢興有蓋公者治黄老曹參師之其言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是

也然其相漢也不過遵何之法勿失而已矣非聖人之誠也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其感人也不見聲色而其應之也捷於影響此堯舜孔子之道也宓子賤之為單父也鳴琴不下堂而單父大治任人故也端與蒙正知有黄老而不知有聖人得之於彼而失之於此可勝惜哉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古之聖人也立言垂訓朕所景慕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知覆燾之德含容光大本無情於仁愛非責望於品類也

臣從彦辨微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之知者鮮矣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則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為孔老之説者豈其因循前

人偶未之思故耶夫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者天之則詆訾堯舜不屑世務其下流為申韓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辨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以智治國固不可也然緩急用之無不克矣又曰五常之於人惟智不可常用若禦戎制勝臨機應變舉為權略可也固非朝廷為理之道也

老氏之戒正在於此

臣從彥辯微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也義用也行而宜之之謂也所謂智者知此二者而已及其行之也若禹治水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堯舜之治不出乎此自周道衰洙泗之教未作而世所謂智者不然機變之巧雜然四出故鳥亂於上魚亂於下人亂於中此老

氏之所以戒也非公天下者之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於浮屠氏之教微語宗旨凡為君治人却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所謂利他者是也若梁武帝之所為真大惑爾書之史策為後代笑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真理非臣下所及

臣從彦辨微曰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言近理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太宗之言是已然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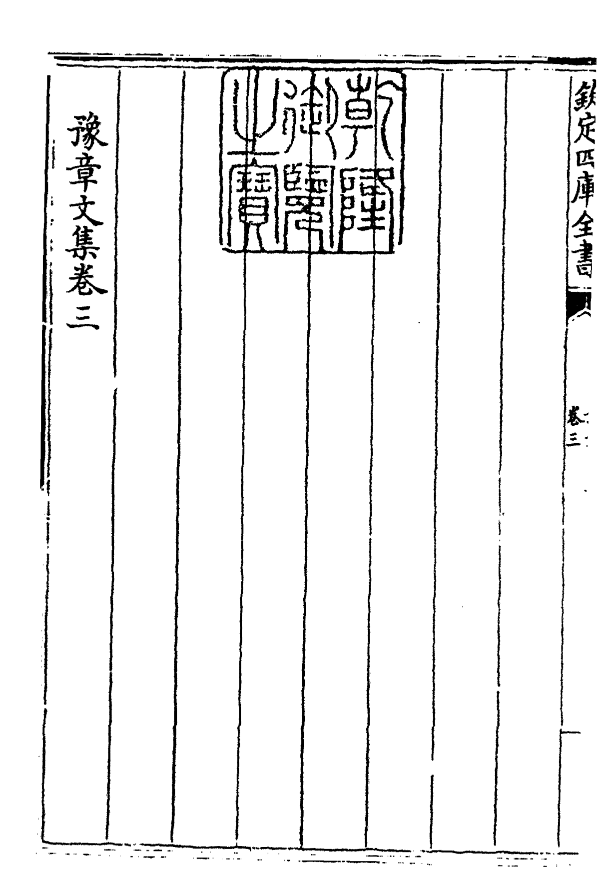
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也夫治已治人其究一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所謂中者果何物也耶故堯舜之世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若趙普者乃析而二之蓋不知言者也

太宗時有隱者陳摶善修養賜號希夷先生帝頗與之聯和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

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王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遁迹山野無用於世鍊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假如白日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顔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機真有道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

臣從彦辨微曰唐明皇時有吳筠頗似有道術者

帝嘗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非人主宜留意其所開陳皆名教世務天子重之搏對宋琪等語該於治體終不以其術市恩以誤朝廷其異乎方士之徒歟然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蓋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仙之學不然是二之也故君子不貴也



豫章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豫章文集卷四五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呂長生

豫章文集卷四

宋　羅從彦　撰

集錄

遵堯錄三

真宗

真宗咸平中帝以邊兵未息手札付宰相樞密陳禦邊之計李沆等或請以鎮定高陽三路之兵會而為一

以當衝要或請三路各令防扞或以鎮定兵陳於定州之北又移高陽兵於寧邊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發丁壯備城彌縫其闕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內出陣圖諭之曰今賊勢未息尤用防備屯兵雖多須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並會定州夾河為大陣量蕃寇遠近出軍立柵賊來堅守勿追以伺便宜大陣則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勿離隊伍務在持重然後分遣魏能白守素

張鋐領騎六千屯威敵軍楊延昭張延禧李懷岊領騎五千屯保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騎五千屯北平寨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鬬待其氣衰據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敵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皆受其敵乘便掩殺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敵以來互為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

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敵寇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又命石普盧文壽王守俊領兵二萬屯莫州俟敵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掎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鎮之以張軍勢朕雖經畫如此以付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沆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且北敵猖蹷非陛下制勝於內

諸將奉稟成算分禦邊要實未易驅攘令睿略裁制
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明年北戎內寇邊捍
禦之兵悉用此制及駕幸澶淵王師射殺邊將撻覽
王超大軍將會於駕前而楊延昭等諸將又各握勁
兵扼其歸路遠人勢屈遂乞通和
臣從彥釋曰真宗咸平中命宰相樞密陳禦邊之
計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內出陣圖諭之
曰朕雖經畫如此以付諸將尚恐有所未便卿等

審觀可否更同商議而李沆等以為盡合機宜此於制勝一時之策可謂善矣然非常行之道也自古朝廷之事可付之相邊事付之將茍自中制之立為陣圖以授之內外不相及必有失機會者矣古人云閫外之事將軍主之此最為知言也

景德初詔益楊延昭兵萬人屯静戎軍東又令石普屯馬村西以護屯田扼黑盧口萬年橋敵騎奔衝之路如北敵入寇則會諸路兵掎角追襲仍令魏能張凝

田敏以奇兵牽制之時王超為都總管詔聽楊延昭
等皆隸屬之防遏北敵之勢在此數處而已
真宗自北道用兵有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
謂畢士安寇準曰此皆欲卿等先知中書總文武大
政樞密雖專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
別具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閲之但干討論者悉言利
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隱也
契丹請和真宗以河北諸州易置牧守召近臣對資政

殿御筆書李允則等十二人示之曰朕酌令庶官能否以邊城遠近要害分命治之庶保寧靜卿等當更詳議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付外施行從之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移齊州以西上閤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承矩以老病求解邊任帝令自擇其代表薦允則遂命之

真宗嘗謂馬知節曰知卿久在邊防卿言禦戎之術何

者為善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亘雖長據其要害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於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待其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逼而擾之彼將顛覆不暇令之將帥喜用騎兵以多為勝臣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為貴但能設伏觀敵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邀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為旋師之所無不捷矣

真宗即位首下詔書求治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

以警朕心然臣寮章奏多以增添事務苛細為利亦有自陳勞績者多是過行鞭朴以取幹辦殊不知國家從簡易之理也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成豈可慘刻虐下邀為已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

咸平元年正月彗星出營室北二月帝謂宰相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怠逸庶陟治道至於和平今彗出甚異其祥安在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

為憂豈直一方耶乃下詔令有位極言無隱自令避
正殿減常膳
是年張齊賢李沆入相帝諭之曰忠孝之誠始終如一
當同心協力以濟王事齊賢曰古者君臣一體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豈有不同心德能濟國家政事者哉
帝曰國家之事務在公共審謹而後行之則無失矣
況先帝所行之事各著規程但與卿等遵守而已
真宗嘗謂侍臣曰朕觀士大夫中或有名而無實者何

言行之相違也吕端曰君子之道闇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為臣之節帝然之

臣從彦釋曰君子之所為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之非能致遠者也吕端之言其幾于道者與

真宗嘗謂宰相曰朕於庶官中求其才幹者尚多有之

若以德行則罕見其人矣夫德行之門必有忠孝未有德不足而忠孝能全者也
真宗嘗謂宰相曰臣寮中有被謗言達朕聽者諮之於衆似得其實然為臣為子鮮有無過之人但能改過知非即為善也况朝廷不以一眚廢人終身之用乎
真宗嘗閱兩省班簿謂王旦等曰近侍之列各有所長然求文武適用可委方面者亦鮮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旦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

恐拔擢未至然觀前古進賢樂善者甚衆故人不求備亦不以小疵累大徳是以人得足用今立朝之士誰則無過陛下無不保疵然流言稍多終亦梗於任使鑒其愛憎惟託聖明則庶無棄人矣

景徳元年内出京朝官二十四人付閤門召對崇政殿在外者乗傳代歸

真宗采於朝論皆以廉幹稱者及對或試其詞業或觀其言論多寘於臺閣館殿遷秩任之

真宗擇官判大理寺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選若官不稱職或有冤濫水旱灾沴自此而興因問幾品以上可當是任李沆曰執法之任不必限官高卑但有執守不回邪者可當此任帝然之

待制張知白求判國子監真宗顧謂王旦曰國庠無事知白豈倦於處劇耶旦曰知白知書雖乏利刃而涉道近雅諳練民政未嘗以身謀形言似介而清者帝曰執憲之官久未得人知白守道若此可充是選力

命以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真宗嘗以楊徽之夏侯嶠充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呂文仲充翰林侍講侍講更直侍讀長上設直廬於秘閣日給上食珍膳夜則迭宿命中使劉崇超曰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召對諮訪或至中夜

景德元年邢州地震真宗問宰相知州為誰或以上官正對帝曰郡國灾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道鎮靜則封疆無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知其能

以鎮靜欽恤為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為此爾
諸王府侍講孫奭言牧民之官不可用有勢援者帝曰
朝廷用人惟問才與不才耳豈得限以世家如其敗
官自有常典雖勢援何害
帝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重地為朝廷屏翰者不
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振撫一方威畏兼著帝深
然之
真宗嘗語李至等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

主以類求人令外官要切惟轉輸之任卿等可先擇人俾令舉之因言外郡長吏奏舉曾內職官慮有受其請託者冝依條約又州縣闕員甚多當選有清望朝官各舉所知庶得良吏用親吾民

祥符二年又謂近臣曰臣僚赴外任有升殿者朕皆諭以所行之事期於振舉若不升殿者令當各以其事為誡勵詞摹印賜之仍御製七條以賜文臣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責實五曰明察六曰勸

諭七曰革弊俾刻石圖壁奉以為法

咸平三年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能先須察

訪行實即許薦送

八年新及第進士授官入謝帝顧宰相曰其中才不才

未可盡知王旦曰十得二三亦為多矣然遭逢盛時

享此科級或才行兼備便為亨塗帝曰大都立身當

官以持重為本戒於輕率也

帝性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或取其文辭有理趣

終南山隱士种放居東明峯專以講習為業太宗時嘗一召之以母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貧不能葬帝賜錢帛等物令葬其母詔曰將使天下聞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勸而歸於善也五年帝召放賜對便殿命坐與語久之喜謂宰相曰放召對與語不山野訪以民事則曰徐而化之問邊事久不對但云愛民而

已夫賞一逸人可以勸天下之靜退者乃授左司諫

直昭文館

真宗初即位詔訪文宣王後得四十五代孫延世命為

曲阜令召戒之曰汝宜精心典領祖廟無使隳墮仍

賜祭器經書金帛以遣之

祥符元年真宗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

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

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

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又議加封十哲爵以公七十二賢以侯王旦曰顔子舊封兖公今並列公爵則亞聖之名無以别異望封顔子兖國公餘為郡公帝然之

臣從彦釋曰唐時詔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不敢少忽者非以其為萬代之法故耶行之

未幾而淺於學者智不及此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歷朝循而不改逮及我宋章聖皇帝之幸曲阜也奮獨見之明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德之盛者也若章聖皇帝可謂知所本矣古者帝王稱號因時而已非德有優劣也唐明皇既追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以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顧時君所欲何如耳夫禮惟其稱而已矣而或者不諭乃以周之陪臣為言豈知禮也哉

真宗初即位詔内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
虧軍事臧否民間利病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苟
言之弗用則過在朕躬若求之不言則罪將誰執
田錫好諫真宗最重之嘗謂宰相李沆曰如此諫官亦
甚難得朝政少有闕失方在思慮而錫疏已至矣朕
每覽其章奏必特與語奬激之錫常慮奏疏不得速
達朕令其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
咸平六年真宗詔田錫對便殿錫曰臣願陛下廣稽古

之道爲治民之要舊有御屏風及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取四部中治亂興亡之事可以銘於座隅爲帝王鑒戒者錄之以資聖覽是以皇王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也帝曰善卿可纂錄進來俄命兼侍御史知雜宰相言錫性本清介臨事不甚敏悟帝曰朕覽其章奏有諫臣之風當試用之

真宗自即位旣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尹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

御便殿視事或閲軍事講習武藝多至巳午間夜則

召侍讀學士諮訪政事或至中夜還宫

咸平六年真宗幸金明池語宰相曰士民遊樂熈熈然

甚慰朕心非承平豐年何以致此李沆曰陛下即位

以來未嘗輒有科徭官吏稟法絶無煩擾信太平之

幸帝曰朕以天下之人當務佚之至於勞民興師葢

不得已也今西夏未下尚煩捍禦然歴觀載籍自漢

魏以至於唐四海無事固亦罕遇無事之際更宜詳

思備預則無患矣

景德四年帝謂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邊鄙無事民人安居曠土墾闢稼穡豐茂關西物價甚賤每念二邊動煩經置但當擇守臣不妄生事者戢兵推信以保安靖

祥符中帝又謂宰相曰朕自北鄙和好邊陲無事然居安慮危未嘗敢自暇逸每爲文置諸左右朝夕覽之庶以自警也

咸平四年帝謂宰相曰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專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秘書丞孫冕上言曰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便殿取裁況邊事煩劇聖慮焦勞務在依違互相蒙蔽縱其保位甚非稱職唐畧龍中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陳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官寮不能遵守事無巨細皆悉奏聞且為君在乎任臣而臣在乎奉法萬機之繁不可徧覽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

古帝王垂拱之化盖在於此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旨餘據章旨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具别生疑滯故有稽遲望許御史奏劾帝曰晃之此奏頗知大體當下詔切戒之至祥符四年太常博士王嗣宗又上言陛下躬親庶政十有五年小大之事一取宸斷自今望陛下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右或者曰嗣宗不知朝廷事務帝曰此頗識大體當降詔奬之仍出勤政論以示羣臣宰

相等請出示朝堂從之

臣從彥辨微曰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舜之所以無為者以百揆得其人九官任其職故也帝自咸平初以至祥符躬親庶政十有五年而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便殿取裁事無大小一決宸衷故孫冕王嗣宗等得以言之昔商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舉以戒成王則

昔之人非不貴勤也至周公作立政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又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曷嘗勞形弊智於事之末流哉唐杜黃裳對憲宗曰王者之道在修已任賢而已若乃簿書獄訟百吏能否非人主所自任故王者擇人而任之責其成功見成必賞有罪必罰誰敢不盡力李唐君臣不足道也然黃裳之言猶能及此況與唐虞之治乎帝既以晃奏頗知

大體又降詔以奬諭嗣宗可謂能聽言矣而宰相
乃請以勤政論出示朝堂孔子所謂將順者豈其
然耶

咸平五年將議親郊鹽鐵使王嗣宗奏言郊祀煩費望
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停郊謁廟蓋
因災令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真宗曰不惟典禮無
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
因詔三司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歲一郊牲用繭栗器用陶匏無甚繁費取其恭誠而已今三歲一有事焉已非古典若賞賜士卒乃太祖一時之命後因以為例議者猶欲不給新兵以漸去之而兩府以下皆賜金帛何耶王嗣宗知財用數目而已固不足與議禮蒙正名臣也謂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災沴令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且水旱無常不幸有故用前代故事可乎善乎真宗之能守也不計郊壇一日

之費事天之禮不可闕也若士卒賞賜可革革之
兩府以下金帛可削削之一主於恭誠孰曰不可
神宗時河北災傷兩府乞不賜金帛而司馬光以
為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乃引常衮辭賜
饌事以難之非知言者也
景德四年内侍史崇貴使嘉州還言平羌知縣氏昭度
廉幹犍為知縣王固貪濁真宗曰内臣將命乃能察
善惡固亦可獎然其客侍宫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為

厭伏當須轉運使審察之

臣從彦辨微曰察州縣官吏善惡自有常典又時遣專使辨其能否罷軟苛刻以聞而褒黜之足以為治矣崇貴使嘉州以其責分言之通傳詔命而已其還也曰某人廉幹某人貪濁則非其分非分而言於理在所懲不然勿問可也用其言而使轉運使審察之是猶徇之也古之人拔本塞源其智慮深矣可不戒哉可不念哉

楊億在學士院真宗忽夜召見於一小閤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者久之因出文槀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由是佯狂奔於陽翟是時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剛特寡合故惡之者得以事譖之帝性好文初待億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臣從彥辨微曰楊億文章擅天下真宗使處翰林

則是億有文章而帝有億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以億之才藝其處翰林之日非不久也不能納其君以文章融於性與天道使聞言得行何所歸咎耶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帝召羣臣對崇政殿西序諭其事王旦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以仁孝事祖宗恭己愛人夙夜求治是以干戈偃戢年穀屢豐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授秘

文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然茲事簡册所無又未審所諭之事啟封之際當屏左右不欲顯示於衆也帝曰天若譴示闕政固與卿等祗畏改悔若誥戒朕躬亦當克己自修豈宜隱之使人不知乎遂啟其書讀之帝曰朕德微薄何乃天降明命昭灼若此旦等曰昔龍圖授羲龜書錫禹非常之應惟聖主得之陛下應天立極振古稱首上帝所以申錫秘檢示治國大中之道此萬世一時也改元大中祥符

臣從彦辨微曰昔堯舜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

恐人神雜揉故也使天書之降果真有之葢已非

堯舜之治矣以理考之穹然默運於無形之中而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理也天豈諄諄然有

物以命之乎遠求前古未之或聞下驗庶民無所

取信而王旦乃以龍圖授義龜書錫禹比之使帝

之精誠一寓於非所寓可勝惜哉

祥符元年四月天書降禁中齋閣造昭應宫兖州父老

僧道呂良等詣闕請封禪帝命宣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有難遂爾等所請良等進曰國家受命五十餘年功成治定已致太平天降祥符以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岳以報天地是時朝臣亦有請者及知兖州邵曄亦率官屬奉表陳請從之

臣從彥辨微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善乎王通之言也古者祭天有封禪者有之矣謂其理起於黄帝曰黄帝封泰山禪梁父則失之矣以

唐韓愈之賢猶溺於習俗又況其下者乎本朝太平興國中百官三請封泰山而廹於供頓之不暇祥符之初兖州父老詣闕陳請遂踵行之此亦當時用事者之過也夫堯舜三代之君所以稱太平頌成功者皆載在詩書詩書所無有則亦無所攷證故不以堯舜三代之君為法者皆妄作也

豫章文集卷四